

名家对谈

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隐藏着文学的萌芽

我的所有的不确定性,不是在“未来”,也不是在“后来”,而是在“现在”

子川:与你相识这么多年,看了你这么多小说,却一直没有坐下来聊过小说。有我不擅言辞的缘故,也有为自己找托词——不想让别的因素影响阅读小说文本的单纯度。往深处想一下,还是自己问题更多。我口讷,现场反应常常慢半拍。再就是问与答,有个主动性与被动性问题。事实上,一个访谈或对话能否聊得流畅,设问者责任重大,故,此前所参与的各式访谈和对话,我都会选择回答而非设问。

范小青:我们相约做访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这是一种最最放松的相约和等待,没有压力,没有任务,没有时间,甚至没有明确的目标,谈了干吗?不知道,无所谓。真的很自在,可以不在放在心上,但却又始终在心上。现在终于等到你将访谈的内容发给我了,一看,还真是脑洞大开。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访谈,这是一个独特的新鲜的访谈,没有问我问题,或者说,你的问题感觉像是你在自言自语,自说自话。那么很好,我也喜欢自言自语自说自话,写作本来就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,我们就开始这样的奇异的文字之旅。

子川:可不可以先试着就几个词语交流一下?作为热身,然后再切入正题。我想先说“后来”。后来与未来不同,未来是不确定性的时间指向,甚或没有具体内容,有时更多只是一种主观的向往。“后来”则是一个时间副词。1995年,《作家文摘》选了一篇我写的文章,结尾有“浮在未来洋面上的岛屿”这句话。相对于1995年,今天是未来,时间概念并不确定,而今天作为1995年的“后来”,则是确定的。

范小青:关于“后来”和“未来”,我在小说中经常用到“后来”,却很少,甚至恐怕从来没有用到过“未来”。我的所有的不确定性,不是在“未来”,也不是在“后来”,而是在“现在”。现实生活中的不确定性,来自于时代的巨变,许多我们确信的东西,变得面目全非,甚至十分可疑,许多我们信仰的东西坍塌了,我们正在重建,但是重建会是怎样的结果,不确定。

回到1995年,你那篇文章里的那句话,“浮在未来洋面上的岛屿”,我当年抄在了我的笔记本上,虽然没有和别人说过,不大好意思说,但心里肯定是欢乐的。再仔细一想,既然是浮在“未来”洋面上的,“现在”看不见,“后来”也看不见,那还“乐”个啥呢。我想,更多是“乐”的那种知己感,有一个人那样议论我的小说,真让人飘飘然。虽然我们谁都不知道它会不会浮在未来的洋面上,也不在意它会不会浮在未来的洋面上。

子川:现在说说“感觉”。感觉是一个老词。我最初接触这词,是刚恢复棋类竞赛活动的1973年,我重新走到棋类竞技场。记得有个高手在边上评价棋手的训练对局,时不时就冒出这句话:这步棋感觉好!说的是棋感。棋感好,指的是什么具体内容,当时其实不大懂,只是“感觉”这词用得特别,心下对高手崇拜得很。

范小青:“感觉”这个词,现在似乎已经被用滥了,用遍了,但是无所谓,用得再滥,用得再多,“感觉”仍然是“感觉”,是上天给予人类的特殊的珍贵的馈赠。

子川:小说家的感觉其实是一种对分寸的把握。小说家有点台大导演,不仅要布置场景、剧情、演员的分配与台词,甚至还要顾及台下观众的反应等等等等,一切都得在他拿捏之中。拿捏什么?分寸。因此,传递出来的能够感知的艺术感觉,来自于作者拿捏的分寸。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,古人云: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。

范小青:这是高要求。写小说的时候,固然会要考虑东考虑西,希望周全,希望把分寸把握好,拿捏得当。但正如你所说,这是非常难的事情,有时候完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,就像跑步那样,看到前面那根胜利的红线了,但就是没有力气再冲上去。有时候会很有很强的无力感,也就是说,思想达到了某处,作品却在下面徘徊。有无力感,也不是什么坏事,至少说明你已经想到些什么,那么你就有了努力的方向,你就会去设法增加你的力量,向着那个方向前行。

子川:读了你很多作品,但我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写读后感的打算。我不是评论家,想吃评论家这碗饭,不容易,何况我原就不是科班出身。再就是写你的文章太多,有许多“大手笔”在做你的文章,我哪敢班门弄斧?然后是我也还没有找到一种可以写出别人没有的阅读感受的写法,也不敢相信自己会一篇篇写下这么多。

范小青:说实在的,别说你自己没想到了,其实我更没有想到,几年里你竟陆陆续续写出了这么多篇我的小说评论文章。记得第一次看到的是那篇《当精神价值被消解》——也可能记忆有些误差,但确实是比较早的一篇吧。那篇读罢,是很惊讶的,但是感动更大于惊讶。感动于你读作品的专注和深入,我哪敢班门弄斧?然后是我也还没有找到一种可以写出别人没有的阅读感受的写法,也不敢相信自己会一篇篇写下这么多。

范小青:说实在的,别说你自己没想到了,其实我更没有想到,几年里你竟陆陆续续写出了这么多篇我的小说评论文章。记得第一次看到的是那篇《当精神价值被消解》——也可能记忆有些误差,但确实是比较早的一篇吧。那篇读罢,是很惊讶的,但是感动更大于惊讶。感动于你读作品的专注和深入,我哪敢班门弄斧?然后是我也还没有找到一种可以写出别人没有的阅读感受的写法,也不敢相信自己会一篇篇写下这么多。



范小青

子川

小说中有一块玉蝉,也确实有“缠”的意思,但可能仅仅是情感的纠缠,你却认为小说除去爱情的纠缠,还有生与死、得与失、虚与实、真与幻、过去与当下、精神与物质的种种缠绕。你是胡乱吹捧吗?好像不是,是我自己再回头读它的时候,知道里边确实是有“生与死,得与失,虚与实,真与幻,过去与当下、精神与物质”的种种缠绕。

子川:第一次写成读你小说的文章,从《你要开去哪里》开始。此前,读你小说,几乎都能读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。读有所得,是读书之所以让人兴味不衰的理由。读有所得的“得”是碎片式,且完整写出小说印象也不是纯粹读者该做的事。可这篇小说读后,我忽然有一种强烈的叙写愿望,或者说,此前我已经积累且压制了许多这样的愿望。不记得是谁说过:“等有一天,最后一个零件装好。”想必此前我只是在那些所“得”碎片中,不停地寻找我想要的零部件,期望组装出器物。为了这一天,才发现终于找到了最后一个零件。

范小青:我自己很清楚,我的小说不太适合被评论,或者换个说法,评论我的小说,有点不合算,比较费劲。别人写小说,都是往高处走,我有时候却是反其道而行之,往低处走,在应该高潮迭起的时候,我甚至会故意压抑下去。这似乎是我一贯以来的写作习惯,努力地写呀写呀,努力地往前推进呀推进,终于到了关键的时候了,一切应该清楚了,可偏不写清楚,甚至偏不说,一个字没有,到了高潮的部分,突然就戛然而止,叫人呜咽不出(吴方言),就是不痛不痒,哭哭不得,叫人心里不爽。

这不是在自黑,真的是我写作时的状态,所以这样的小说,要想剖析它,分解它,是有相当难度的,让我自己来谈自己的小说的话,我肯定宁愿重新写另一篇小说去了。

瞄准生存困境,对社会变化在欢呼的同时,保持一种警觉,这是从生命的本质出发的。

子川:《短信飞吧》写当代机关生活。写当代机关生活的小说在你近期短篇小说创作中比重还不小。小说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人们习见、习之麻木而无动于衷的当下生存状态,至少有着两个层面的悖谬:一是现代科技的进步与发展,已经扭曲甚至完全颠倒科技应用于发明者的初衷。当现代科技应用扭曲于生存的本旨,当人们被一些东西无情吞噬,这时,“去看一个人前前后后、反反复复、轰轰烈烈的生命,像不像一个正在消失的笑声?”对了,这篇译评文章的标题就叫《一个正在消失的笑声》。显然,面对现实生活的荒诞与悖谬,一个作家应有警觉与责任,在你的几乎所有描写现实生活的小小说中都有充分的体现。《梦幻快递》和《五彩缤纷》也充分显现了你的这一特点。

范小青:在时代大潮中,人是渺小的,无力的,被裹挟的。社会变革,旧的将去未去,新的将来未来,这就有了裂缝,一不小心,我们就掉进裂缝中去了。甚至可以说,你再小心,也避不开这样的裂缝。因为新与旧,这不是你的个人行为,那是时代和历史。一个弱小的个人,在荒诞和悖谬中,内心其实是挺苍凉的,满心满腹的无力感。

子川:如今,似乎已经很少有人能从生命本质,从社会发展趋向,揭示现代生存的困境。你的小说却始终瞄准生存困境以及繁殖它们的当代生活的种种悖谬,通常人们在这些悖谬前几乎无一例外地束手无策。当我在小说中看到“无论谁是谁非,最后鸟屎总是要拉在我们头上的”这句话,特别能感受到一种张力。

范小青:瞄准生存困境,对社会变化,在欢呼的同时,保持一种警觉,这确实是从生命的本质出发的。如果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的红利,最后不是落在人的生存和存在这个根本问题上,或者说,人们在获得红利的同时,也遭遇了困境,那么我们的文学作品就有了不同的着眼点。

子川:泡沫行将破灭之际,五彩缤纷是其最后的色彩。我不知道《五彩缤纷》这个小说名,是不是包含这层含义?开卷时我想过这个问题,掩卷时便豁然开朗了。小说固然跌宕起伏,曲折迂回,不乏缤纷之杂,但作者用“五彩缤纷”来做这篇小说的标题,其实有深意,有一种反讽在其中。

范小青:有的小说的标题,是用心用力想出来的,甚至到了搜肠刮肚的地步。也有的小说的标题,却是灵光闪现,突然而至。《五彩缤纷》无疑是后者。既然是突然而至的,那其中的含义,可能

作者自己也不是想得很明白,或者说没有来得及想得明白、太清楚。正如你所说,不知道《五彩缤纷》是不是包含着泡沫破灭之际的最后色彩这层意思,这个真没有。没有想那么多那么细,没有来得及,当五彩缤纷四个字突然冒出来的时候,一阵惊喜,就是它了。

子川:进城打工的两对小夫妻(准确的表述是未婚先孕的两对恋人),陷入同一个怪圈:当事人办证结婚的先决条件是必须买房,而本城的买房政策是必须先持有结婚证。这两个“必须”是互相缠绕却解不开的死结。

范小青:这样的死结,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,遍地都是。我们知道,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进程,旧的规则正在打破,但还没有完全打掉,新的规则正在建立,但也没有完全建立,于是新的和旧的纠缠在一起,成了死结。

子川:这四个短篇的读评,我差不多是一口气写下的。这期间你写了不下几十篇关于当代生活的小说。我选择的这四篇,它们指向当代生活的不同现实内容,大背景相同,所揭示的都是现代生活的现实场景与意识流动,以及其中渗透出种种悖谬的实行为,都是一些让人掩卷之后挥洒不去的纠结。

范小青:我的写作的敏感点就在日常的平凡的生活之中,所以平时总觉得可以写的东西很多,生活的方方面面,角角落落,都袒露着或隐藏着文学的萌芽,都会让你激动,让你欲罢不能,不写就难受。正如你所说,我的这四篇小说指向当代生活的不同现实内容,大背景相同,如果再归纳一下,我的近十多年的小说,还可以排列出更多的当代生活中的不同现实内容。那是真正的五彩缤纷。

子川:读了《那年夏天在海边》,我在《海天一如昨日》的开头写道:“在电脑里敲出‘那年’二字,我已经有了最初的恍惚。”是的,我记得在《收获》上第一次读到这个短篇,我就有一种被海浪晃悠的感觉。

范小青:《那年夏天在海边》是一个寄托在爱情故事上的非爱情故事,我最近又重新读了一遍,里边几乎所有的情节,正如你的感觉,都是在海上颠簸摇晃。试想,你在海上航行,遇到了狂风巨浪,你还能看清楚什么东西?

子川:《那年夏天在海边》的“哪”字,一开头就丢一个包袱。小说开头写道:“去年夏天在海边我和何丽云一见钟情地好上了。”这里,“去年夏天在海边”,其确凿的时间坐标是“去年”,而非不确定的“哪年”。

范小青:其实生活更多的是真实的确定的,但是因为现代生活过于光怪陆离,我们碰到的人和事太多太多,我们接受到的信息或真或假,以假乱真,亦真亦假。于是,明明是真实存在的生活,却变得恍惚,变得朦胧。现在好像谈视觉感的比较多,其实从理论上说,既视感和人的大脑结构有关,明明是第一次到的地方,你却感觉以前来过,明明是一个陌生人,你却觉得什么时候见过。

子川:印象里,你专门写感情纠葛的小说不多。这个小说让海天成为一种象征,爱与情,是永恒的生命主题,如同海天,永远一如昨日。海之上,天之下,芸芸众生,不同时代,不同环境,不同际遇,不同的价值取向等等,任它有千般万般不同,爱与情,始终嵌在具体生命中,逃脱不了,仿佛是总也走不出的回地。

范小青:我确实较少写感情纠葛的小说,即便有写,也都是比较含蓄的,或者就是借着感情纠葛表达其他想法。

子川:当你借助小说主人公的梦境写道:导师说,“我只给你设计了一次婚外恋,你超出这一次婚外恋,程序就不够用了”。我说,我哪有。导师又说,“是为师的三年前远见不够,现在看来,我们的预测远远赶不上社会的发展速度啊。”我笑了。有一种特别赞的心情,如果我喜欢直接交流,当时也许会给你打个电话。可我这人口讷,这一点上,我挺自卑。我没有直接用语言表达出此在的阅读感受,一切只能借助码字,我自己都觉得我这个人太索然无味。当时试图表达:做小说做到这个份儿上,你真让人佩服。尽管这还只是此小说中一个闲笔。

范小青:知音难觅。你的这个笑,真是十分的会心呵。写与读之间,如果常有这样的会心,写的人的情绪和干劲,还会增添十倍百倍无数倍。

子川:还有已被广泛使用到计算机之外的清茶,用得也很特别。读到这里,也让人联想许

范小青 子川

多。机器或程序是可以清零的,至少我们目前了解到的自动化程度是这样。具体生命显然是不能用清零来还原。小说中,这依旧是闲笔。

范小青:如果闲笔都是有意义、有张力的,小说会更丰富,更值得往里开掘。我努力。

子川: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特别容易被你的小说打动,挺奇怪。我有时甚至很想有一个同样喜欢你作品的读者,能与我互动交流阅读体会。你写小说的过程包括后来,我们从未直接交流过,事实上,在小说审美创造与审美接受方面,我和我的共振度,或可视作读者与作者之间,似有某种合谋。

范小青:这里当然是有共振,有合谋。但我觉得还有一点也是同样重要,那就是纯粹。纯粹地读,纯粹地感受阅读小说的感受,纯粹地谈读后的感想。现代人的特征就是功利。而且对于功利的理解又非常的单一:对我有什么用?我也真的很想和你交流:你这么认真、细致、深入,不厌其烦地读我的小说,并且费了许多时间,许多精力写文章,这对你有什么用?我也只能用“纯粹”两个字来回答。

子川:小说从一开始就在我人,找呀找,人没有找到,找的人却成了精神病人。这是一个悖论。也是一个隐喻:当人们想找到自我,竟然成为非我。小说最后以精神病院逃逸者来破局,或以此为故事的结局,作者是不是也像我此时的心情,其实有点难过。我又把你和你拉扯到一起。

范小青:其实小说中的主人公到底是不是精神病,并不是问题最关键处,我自己倒不认为他是个精神病,他只是以为自己是个精神病,因为他觉得一切的一切都不对了,那肯定是自己的精神出了问题。

其究呢,是谁,是哪里出了问题?问题不在他。

遗憾不仅是写作也是艺术永恒的话题,也是人生永恒的话题。跨过了这个半步,另一个半步又在面前了。

子川:长篇《赤脚医生万泉和》我读得更细一些,当时还记下一些读后心得,并草拟一个文章标题——《隐蔽之花在秋风里》,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后来成了收拾不好的烂尾工程,我很沮丧。

范小青:这个标题是你的诗句啊,很打动人心。虽然烂尾,虽然我也没有看到这篇心里开了。它已经走进我的心里了,已经在我的心里开花了。

子川:长篇小说《香火》与《赤脚医生万泉和》的叙事时间背景相近,但隐含的意旨与内涵明显不同。“香火”的字面义涵盖的内容,不仅在于它揭示超越生死的一种文化图像,还在故事的后面承载很多文化的根性。《香火》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叙事姿态。这一特殊的叙事方式,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。在小说现实中,跨越生死边界始终是一个难题。虽有魔幻小说在前,有穿越小说在后,它们在穿越或跨越生死边界的问题上做出了一些尝试,然而不管是哪一种,其生死边界始终是清晰的。《香火》不是一部单纯打破或跨越生死边界的小说,而是一部根本找不到生死边界的小说。

范小青:也许,我在写作的时候,我的思维只是停留在打破或跨越生死边界这样的觉悟和境界,但是其实在我的内心,一直是有着找不到生死边界的感受的,这和我的一贯的为文习惯一脉相承。《香火》是到目前为止,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部长篇,我想说最喜欢,但是一直没有说,其实真的是最喜欢,只是平时较少用“最”这个极端的词。

子川:说实在的,阅读这部小说,在人物行为中判断生与死或此生与被死上面,我花了不小的力气。由此,我想到一般读者尤其习惯于浅阅读的读者,未必愿意这样花力气去克服阅读上的难度吧。说到难度,写作的难度与阅读的难度,对于写作者而言,同等重要。虽然难度并不等于厚度与深度,但写作的难度之所以可贵,正如人生道路,难走的路与易走的路,其不同走向一目了然。阅读的难度对于一般读者来说,具有挑战性。有时,因为没有充分的完全的阅读,而忽略小说题中之义是常见的事。换一个角度,难度写作也是好作品经得起一读再读的原因。《香火》是一个难度写作的典范。

范小青:在《香火》出版后的不久,我写过一篇关于《香火》的短文,今天再回头看看,仍然是有感觉的:“但是事实上,一直到今天,作为《香火》的作者,我心里对于《香火》的想法,却始终没有定型,始终没有十分的确,甚至没有七分、五分的确,就像《香火》这部书里,充满疑问和不确定,在虚与实之间,生与死之间,我梳理不出应有的逻辑,也归纳不出哲理的主题,很难有条不紊地分析这部小说的方方面面。”

这其实也就是《香火》的创作过程和创作特点,写作者时而是清醒的,时而是梦幻的,书中的人物时而是真实的,时而又又是虚浮的,历史的方向时而是前行的,时而又又是倒转的。

许多本来很踏实的东西悬浮起来,许多本来很正常的东西怪异起来,于是,渐渐的,疑惑弥漫了我们的内心,超出了我们的生命体验,动摇了我们一以贯之的对“真实”这两个字的理解。

这是我彼一时的思想状况。如果说到阅读难度,我想,可能这部小说里太多地渗入了我的个人感受。

子川:神奇的魅力正在于此:“从存在的意义,模糊以至打破生死边界是荒谬的。而从文化的意义,每一个活人的身上,都落满逝者的影子。



换一个叙述角度,也可以说是活着的人只是载体,替一个逝者留下影子。因此,把小说里这些事件与场景,仅仅看成是存在意义的事件与场景,也许是一种误读。

《灭籍记》是另一部激起我叙写愿望的小说,还记得在报刊目录中一读到这个小说名,就有点兴奋,很想一睹为快。把这本书读完后,我陷入深思,感觉上你似乎有意绕过了一些东西,虽然也能明白你为何要绕过或者说你无法不绕过。小说的第一句话开宗明义:我是个孙子。这让我联想到孙子的弱电管理职业以及“弱电指认”这个词。这是一部关于上个世纪的大书。

范小青:不完整地写也是写,留在小说之外的东西,过来人都会联想到的。所以不完整,有时候可能也是另一种完整。

子川:小说用“灭籍”做书名,缘自一个专有术语:房屋灭籍,意指房屋所有权灭失。房屋灭籍和土地灭籍,说的是物的灭籍。《灭籍记》把房屋灭籍作为一个线头,顺势扯出更多的生命意义上、历史意义上的线索。这也是小说题目特别有张力的地方。

范小青:是的,这个小说,不仅仅说的是房屋。灭籍,也不仅仅是灭的房籍。历史的烟火,生命的意义,灵魂的声音,都在这里飘散,这个“籍”,是渗透在文字的经络脉络里的。

子川:尽管我读过你许多作品,聊到这一段落,依旧觉得自己的阅读量或阅读深度都还不够。又在补课读你。你的创作量大,怎么读也读不全。而且,有一些小说读过后,心里头挂挂丫丫,却读不准,大约自己还没有读透吧,回头再补课,最近又在读《赤脚医生万泉和》,这应当是第三遍读了。这是一部大书。甚至,我都觉得后窑那地方,很值得你钻进去,细细啃,不急着急换地方。正如我认为《赤脚医生万泉和》很值得研究者钻进去,细细啃,也不急着换地方,做点大文章。

范小青:你所说的值得钻进去,细细啃,不急着急换地方,让我心中猛地一动。确实,写过《赤脚医生万泉和》,我就换了地方,离开了后窑,但是后窑却始终在我心里,永远都在。也许有一天,我又回去了,回去多待一阵,细细地啃,再做文章。

子川:再回到短篇吧,你今天的短篇的成功,相对于你漫长的创作生涯,或许来得晚了点,却极其厚重,非常有价值。在这一时段而非在新时期文学现场。当年,新文学视野还是一片荒原,任何一个建筑物,哪怕一个小窝棚也可能被视作一个建筑标识。今天就不一样了,且不说已有了大批成名小说家,文学视野中早已是繁华闹市,处处灯红酒绿,高楼林立。这时,靠作品本身赢得如此多的关注太不容易了!

范小青:灯红酒绿,高楼林立,有人偶尔看到了一盏不太明亮的灯,很好,灯表示很开心,但是如果没有人看到,一直没有人看到,也好,灯它一直在那儿。

子川:小时候,我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间相对较多,他跟我说过许多朴素的道理。“衣不爭分,木不爭寸”就是他告诉我的道理。其实,幼时我并不太懂这话的含义,直到今天,我依旧把这话理解成:裁缝活不能有分的出入,木工活不能有寸的出入,写小说这种活计呢,该以什么尺度来衡量分寸?事实上,有时也就是那么一丁点儿尺度,甚或只是半步之遥。

范小青:呵呵,遗憾不仅是写作、是艺术永恒的话题,也是人生永恒的话题。跨过了这个半步,就不遗憾了?NO,另一个半步又在面前了。